

济南“学生与醉汉冲突被刑拘”引关注

如何认定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

山东济南“学生与醉汉冲突被刑拘”一事持续引发关注，涉事学生父亲告诉记者，孩子尚未未成年，他通过查看监控发现，孩子是被醉汉掐住脖子后才“朝他脸上打了两拳”。知情人透露，还有一名学生也被醉汉打了。目前被刑拘的学生已取保候审回家，但外界对其行为是否构成正当防卫的讨论不绝。

从“昆山反杀案”到“赵宇见义勇为案”，再到“丽江反杀案”，近年来涉“正当防卫”案件频频引发关注，虽然过程有的顺利、有的曲折，但上述案件最终都以正当防卫盖棺定论。与此同时，面对不法侵害，受侵害者做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防卫行为，造成重大损害，最终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也不鲜见。

济南学生案件尚未了结，“经历过大案的翻转，被改判认定正当防卫的当事人，其人生脉络亦得以改变。”“丽江反杀案”被告人唐雪的辩护律师向记者介绍，唐雪已成立自己的家庭，并以自己的案例鼓励其他一些涉正当防卫的当事人及家属。“他们非常庆幸自己受惠于《刑法》第二十条正当防卫，并坚信这一条文将更加激活、开放。”

不法侵害中的正当防卫

“昆山反杀案”曾轰动一时。2018年8月27日晚，刘海龙驾驶车辆在江苏昆山与骑自行车的于海明发生争执，刘海龙从车中取出一把砍刀连续击打于海明，后被于海明反抢砍刀并捅刺、砍击数刀，刘海龙身受重伤，经抢救无效死亡。

2018年9月1日下午，昆山市公安局和检察院相继发布通报，认定于海明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检察机关分析称，从该案的起因看，刘海龙醉酒驾车，违规变道，主动滋事，挑起事端；从事态发展看，刘海龙先是推搡，继而拳打脚踢，最后持刀击打，不法侵害步步升级。而于海明正面临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现实危险，抢刀反击的行为属于情急下的正常反应，符合特殊防卫要求。

“丽江反杀案”更为曲折。2019年春节期间，云南丽江永胜县的“90后”女孩唐雪与家人及住宅多次被同村人李德湘侵犯。特别是在2月9日1时许，李德湘手持菜刀对唐雪家的大门进行砍砸，并用脚踢踹大门。

唐雪出门后，在被李德湘脚踢拳殴情况下，先持削果皮刀反抗，后持水果刀反抗。后经鉴定，李德湘系被他人用锐器致伤右胸部，伤及升主动脉致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同年8月7日，检察机关以唐雪涉嫌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起诉书显示，唐雪具有《刑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的处罚情节，即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同年12月30日，永胜县人民检察院对该案撤回起诉，并认定唐雪的行为系为保护本人和家人的人身安全而采取的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自行防卫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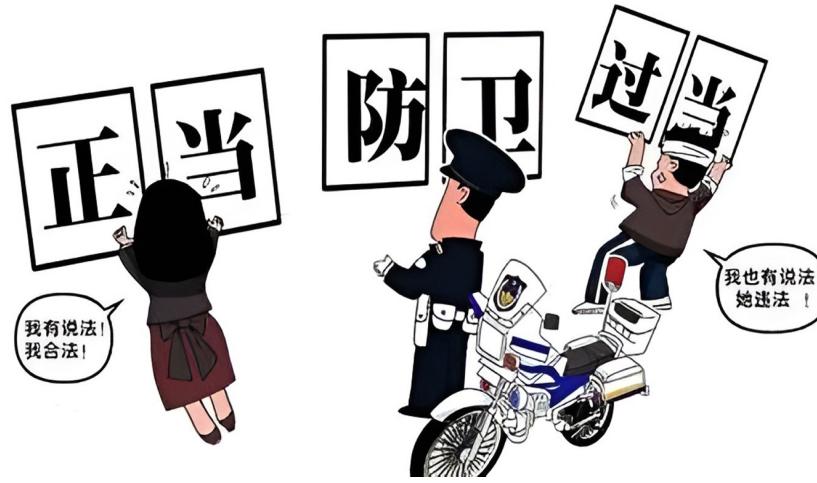
防卫过当的刑责追究

面对不法侵害，受侵害者做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防卫行为，造成重大损害，最终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也不鲜见。

近期，重庆市沙坪坝区法院审理了一起故意伤害案。检察机关指控，2023年10月20日14时许，被害人郑某甲在被告人蒙某青租住的出租房附近与蒙某青达成卖淫嫖娼合意，郑某甲跟随蒙某青进入出租屋并与其发生性关系。在发生性关系过程中，郑某甲与蒙某青产生矛盾并殴打蒙某青，后将蒙某青踹倒在地，蒙某青用屋内的水果刀刺中郑某甲左胸部，导致郑某甲心脏破裂致急性心包填塞，经抢救无效死亡。

事发后，蒙某青当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和110报警电话，并在现场等候公安机关处理，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

法院认为，虽然蒙某青受到郑某甲的不法侵害，但综合不法侵害的性质、手段、强度、危害程度等，不法侵害尚未达到严重危及其人身安全的暴力程度。且根据蒙某青案发之前的行为表现，其主观上也能够识别到郑某甲的不法侵害尚不足以严重危及其人身安全。在这种情况下，蒙某青



选择使用刀具，直接捅刺郑某甲的要害部位，防卫行为明显超出了制止不法侵害的必要限度。同时，其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防卫行为造成一人死亡，属于造成重大损害。因此，应当认定蒙某青的行为，构成防卫过当。

今年3月13日，法院一审判定蒙某青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朱凤山故意伤害(防卫过当)案”被列入最高检指导性案例。

朱凤山之女朱某与齐某系夫妻，朱某于2016年1月提起离婚诉讼并与齐某分居，齐某不同意离婚，为此经常到朱凤山家吵闹。

同年5月8日23时许，齐某驾车前来，站在汽车引擎盖上摇晃、攀爬院子大门，欲强行进入，朱凤山持铁叉阻拦后报警。齐某爬上院墙，在墙上用瓦片砸砸朱凤山。朱凤山躲到一边，并从屋内拿出宰羊刀防备。随后齐某跳入院内徒手与朱凤山撕扯，朱凤山刺中

齐某胸部一刀。朱凤山见齐某受伤把大门打开，民警随后到达。

齐某因主动脉、右心房及肺脏被刺破致急性大失血死亡。朱凤山在案发过程中报警，案发后在现场等待民警抓捕，属于自动投案。

此案中，检察机关认为，齐某上门闹事、滋扰的目的是不愿离婚，希望能与朱某和好继续共同生活，这与离婚后可能实施报复的行为有很大区别。齐某虽实施了投掷瓦片、撕扯的行为，但整体仍在闹事的范围内，对朱凤山人身权利的侵犯尚属轻微，没有危及朱凤山及其家人的健康或生命的明显危险。朱凤山已经报警，也有继续周旋、安抚、等待的余地，但却选择使用刀具，在撕扯过程中直接捅刺齐某的要害部位，最终造成了齐某重伤死亡的重大损害。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认定，朱凤山持刀致死被害人，属防卫过当，应

当依法减轻处罚，改判朱凤山有期徒刑七年。

焦点

“立足防卫人防卫时的具体情境”“不应苛求防卫人”

“经历过大案的翻转，被改判认定正当防卫的当事人，其人生脉络亦得以改变。”

“丽江反杀案”被告人唐雪的辩护律师、北京富力律师事务所主任殷清利告诉记者，在实践中，认定正当防卫需要查明涉案行为是否具备与防卫有关的起因、时间、对象、意图等四大要件。此外最为关键的是，需要全面贯彻“站位防卫人角度”的基本原则。对此，《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在多处强调“立足防卫人防卫时的具体情境”“不应当苛求防卫人”等内容。只要办案机关在调查取证前提下，公正站位防卫人角度予以审查判断，涉及正当防卫案件均能确保法律效果与社会效益有机统一。

“立法和司法鼓励什么、抑制什么，都具有社会风气塑造的重要作用。否则，容易造成最有利于不法侵害者的困境，让受侵害者噤若寒蝉，任人凌辱，让见义勇为者失去‘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勇气与豪情，社会充斥‘丛林法则’。”广州市政协委员、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郑子殷表示，法不必向不法让步，公民有权依法行使自卫权，社会更应鼓励见义勇为行为。

说回“济南学生与醉汉冲突被刑拘”一案，广东宋氏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洁娴分析，从目前披露的信息看，如不存在相反情节，孟某某的行为很有可能属于正当防卫。另外，还需要关注被害人脑疝和孟某某挥拳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否存在其他因素的介入，都可能影响孟某某是否构成犯罪。

本报综合消息

小心陷入深夜直播的情感陷阱

“当时几乎隔一天就要直播一次，每次都会选在深夜直播，因为这个时间段流量最好。”张晓曾做过半年大学生主播，对于那段深夜直播经历，她很少愿意主动回想。直播时，每当有粉丝进入直播间，她都要表现得非常积极主动，“前5秒—10秒决定了粉丝去留，就得使出浑身解数在这几秒内把粉丝留住”。

张晓大二时，有MCN机构来学校招聘主播，通过面试后，她与机构签订了合约。经过简单培训，张晓做起了陪聊主播。但没过多久，她就决定离开这个行业。

有粉丝一个月挣几千元，全用来刷礼物了

张晓的粉丝几乎全是男性，很多在现实生活中没什么朋友，经常会在深夜直播间里向张晓诉说生活中的不如意，这时张晓就会化身“温柔妹妹”劝导对方，向对方提供情绪价值。

没过多久，公司要求张晓和其他主播开设小号，粉丝在直播中打赏到一定数额，便可以添加联系方式。自此，张晓不仅需要在直播时保持积极状态，下播后也需要花费大量时间通过小号维护粉丝关系，提升粉丝黏性。

很快张晓发现，很多粉丝不是抱着单纯做朋友的心态来私聊，“他们中很多人是希望能发展‘朋友之外的关系’”。

“深夜陪聊女主播，就是通过向男性粉丝贩卖性幻想来获得收入的。”意识到这一点，张晓开始对这份工作产生抵触心理。不久后，公司要求她们向流量热榜前几位的女主播学习，“我去看了她们的直播，穿着暴露，跳着性感舞蹈”。感到自尊心和隐私被践踏，张晓决定离开主播行业。

陪聊主播麻丹彤同样决定不再做“擦边主播”。

上大学时，听说做主播很赚钱，麻丹彤便开始尝试。因为身材外形好加上性格大大咧咧开得起玩笑，她选择了陪聊主

播赛道。“我所在的直播平台生态很复杂，什么样的主播都有，多少都会沾点‘擦边’，偶尔我也会为了吸引流量在直播间讲些黄色笑话。”有时麻丹彤一晚能赚一两千元。

麻丹彤告诉记者，“做这类主播，主要还是得‘等大哥’，直播间里只要有一两个愿意为你花钱打赏的有钱大哥，那收入就不用愁了”。

但一次偶然的发现改变了麻丹彤的想法，她发现她的“榜一大哥”并非是想象中的有钱人，只是一个开大货车的司机师傅，粉丝中还有年纪很小的汽修厂学徒，一个月就挣几千元，却全部用来自刷礼物。“他们可能就为了直播时那句‘谢谢大哥’，或是直播间里其他粉丝的追捧，就疯狂刷礼物。”麻丹彤说，“我感觉这钱赚得昧良心，他们家里可能还有父母妻儿，本身赚钱也不容易，却为了虚荣在直播间挥金如土。”

某直播公会运营负责人古岳说：“深夜直播流量是最‘顶’的。主播在直播间把粉丝情绪调动起来，消费潜力无限”。

打赏的钱要想拿回来，几乎不可能

民商法律师、知名普法博主李叔凡经常会在线直播回答网友的提问。前不久，有网友向他咨询，发现家中老人要钱的频率变高，拿出老人的手机一看，老人竟在一个直播间频繁打赏，金额高达一万元。这名网友守着直播间看了好几天，“很明显是一个‘卖惨’直播间”，直播间里，一个农村破瓦房里放着两张床，一张床上躺着一名“行动不便”的老太太，另一张床上躺着一名40多岁的男主播，主播天天说自己和老人有病，媳妇受不了穷把他甩了，家里财产被老家的亲戚骗光了，求求家人们可怜可怜他，救他们母子俩一命。可这位男主播除了身上脏了点，一点也看不出有病在身。”

这名网友向李叔凡求助：“我母亲年

纪比较大，不能分辨这些直播间内容的真假，只是觉得主播可怜，想帮一把。这种明显就是骗钱的直播间，母亲打赏的钱能不能申请返还？”李叔凡非常理解咨询人的心情，但也只能无奈地表示，这种打赏的钱要想拿回来，是非常难的，接近于不可能。

“夜深人静的时候，往往是一个人情感最为脆弱的时候。一些专门靠‘擦边’‘卖惨’来获利的主播，就专门挑选深夜时段来直播。没有外界的打扰，更容易引发情绪的波动，驱使人们感情用事，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最直接的举动就是转账、打赏。”李叔凡说，“这种心理很容易被人利用，一旦用户陷入了直播间主播构建的情感旋涡，就会被别有用心的人牵着鼻子走，难以自拔。不光会蒙受物质损失，感情也会受到极大的伤害。”

整治深夜直播乱象不能仅靠行业自律

“深夜直播的存在填补了一些人的心理需求。”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詹骞认为，“网络也是线下社会、真实人性的某种反映，加上网络直播的独特生态，才导致一些乱象层出不穷。”

李叔凡告诉记者，网络直播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情，法律的制定具有滞后性，可能无法及时回应新兴的社会现象和需求。“从法律角度而言，对于‘擦边’‘卖惨’等直播间乱象，可以根据民法典、刑法等法律的相关条文判定是否涉嫌虚假营销、是否构成诈骗等，更多需要根据个案的情节来判断。”

“一方面，违法成本低、收益高；另一方面，存在监管盲区和漏洞，就总会有人铤而走险、以身试法。”李叔凡表示，“如果仅靠平台或行业自律，那大概就是让一个人既当球员又当裁判，是不太现实的。所以，要想真正实现行业规范，还得依靠政府管理和法律的完善。”

本报综合消息